

蒙古秘史





家
古
松
史

蒙古秘史

策·達木丁蘇隆編譯
謝再善譯

中華書局

蒙古秘史

策·達木丁蘇隆編譯

謝再善譯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五七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7號

中華書局上海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總經售

*

850×1168 耗 1/32·8 5/8印張·187,000字

一九五六年五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五月上海第一次印刷

印數：1—5,000 定價：(9)1.20元

統一書號：11018.7 56.5.京型

目 錄

譯者前記

序 文

導 言

第一章 帖木真的先世及其幼年時代

第二章 成吉思的壯年

第三章 篋兒乞惕部的消滅和帖木真的被尊稱爲成吉思合罕

第四章 和札木合及泰亦赤兀惕部的鬥爭

第五章 塔塔兒部的消滅及與王罕的破裂

第六章 客列亦惕部部衆的消滅

第七章 王罕的滅亡

第八章 古出魯克罕的逃亡及札木合的被殲

第九章 護衛軍的建立

第十章 征服畏兀兒及林木中百姓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一〇)

(一一)

第十一章 出征金國、西夏、突厥、巴黑塔惕和斡魯速惕……………(二四)

第十二章 成吉思合罕之死及斡歌歹的即罕位……………(二五)

譯者前記

以前，我曾試將漢文音譯本元朝秘史還原成蒙古文，又由蒙古文譯成漢文。這一還原工作，使我發現了蒙古秘史不但是蒙古族的歷史鉅著，也是蒙古族的古典文學作品；但是當時認識還不够明確。

一九五一年我又把這本蒙古秘史翻譯出來。這本蒙古秘史是蒙古人民共和國達木丁蘇隆編譯的，一九四七年蒙古人民共和國科學委員會出版（我根據的是一九四八年內蒙古日報社翻印版）。在這裏看到我們的鄰邦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史學家和文學家是在怎樣處理和研究他們自己的歷史作品和古典文學作品的，給與我極大鼓舞。

對於蒙古族的歷史和文學，解放以前是很少有人去注意的。在清朝政府、北洋軍閥和國民黨反動政府統治時代，蒙古族的歷史和文學作品備受摧殘。幸而被中國人民保存了的蒙古歷史和文學鉅著——蒙古秘史，七百多年以來，雖有少數專家研究，但重視的人不多。這祇有解放了的蒙古族人才能夠獲得自由地研究自己民族的歷史和文學；而較中國解放為早的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學者在這方面已經有了新的成就。

此書的編譯者策·達木丁蘇隆是蒙古人民共和國科學委員會的研究員，是有名的蒙古史學家、詩人、文學家。這本書雖然可是他編譯的，但也稱得起是他的精心傑作，是值得介紹的。蒙古秘史是

一部蒙古族古典史詩，經達木丁蘇隆這一次的編譯，不但是通俗易曉，而且愈加顯示出這部古典史詩的偉大精神。

此書初譯稿成，承各方友好幫助很多，提供了許多寶貴意見，使得譯文更完整些。在這裏我首先表示謝意！

此書的評價和意義在原序文和編譯者的導言中已有詳細說明，我在這裏不再重複。主要的，此書是蒙古古典史詩鉅著。作者不一定是民間藝人，但正如編譯者在導言中所說：「那還是在遠古的時代蒙古人中間就已有用了精鍊的諺語編寫歷史事件的聰明穎慧的人物。」此書前十章就是這樣創作出來的。十一章、十二章，特別是十二章後半關於斡歌歹的事蹟，却是錄自當時蒙古王朝的詔令了。爲什麼這樣？在這裏作一簡單說明：

「秘史」(Hyūi товчан)，即元史所稱的「脫卜赤顏」(Товчан)。「脫卜赤顏」在元史上屢有記載，如：

「奎章閣以纂修『經世大典』，請從翰林國史院取『脫卜赤顏』一書，以紀太祖以來事蹟。詔以命翰林學士承旨押不花、塔失海牙。押不花言：『脫卜赤顏』事關秘密，非可令外人傳寫，臣等不敢奉詔。』從之。」^①

① 元史本紀三十五，文宗紀四。

「翰林院臣言於帝曰：『實錄』，法不得傳於外，則事蹟亦不當示人。」又請以國書「脫卜赤顏」增修太祖以來事蹟。承旨塔失海牙曰：「脫卜赤顏」非可令外傳者。」遂皆已。」^①

「初，文宗在上都，將立其子阿剌忒納答剌爲皇太子，乃以安歡帖穆爾太子乳母夫言：「明宗在日，素謂太子非其子，黜之江南驛。召翰林學士承旨阿鄰帖木兒、奎章閣大學士忽都魯篤彌實書其事於『脫卜赤顏』。」^②

「撒迪請備錄皇上登極以來固讓，大凡往復奏答，其餘訓敕辭命，及燕鐵木兒等宣力效忠之蹟。命朶來續爲『蒙古脫不(卜)赤顏』一書，置之奎章閣。」^③

「文宗命(察罕)譯『脫卜赤顏』，名曰『聖武開天紀』，付諸史館。」^④

由上述看來，「脫卜赤顏」在元朝蒙古王朝時代的寫作和作用已很明白。

「脫卜赤顏」既然到元時蒙古王朝成爲蒙古皇室的秘籍，所以它所要記載的是「訓敕辭命」，「宣力效忠之蹟」和太子不肖，「黜之江南驛」的事蹟。這些都是蒙古王朝統治者作爲「垂戒作鑑」的，記述的人也是服務於當時統治階級的文士。可是在這以前，特別是成吉思建國以前，蒙古還沒

① 元史卷一八一，虞集傳。

② 同前。

③ 元史本紀三十六，文宗紀五。

④ 元史卷一三七，察罕傳。

有文字的使用，古代的蒙古族人民生活鬥爭事蹟，是流傳在民間的，表現爲口傳故事、詩歌和諺語，一代一代地傳下來，那是活在人民口頭上的歷史記述和文藝作品。及到有了文字，這文字首先是被蒙古族所掌握^①，就首先用之於記述皇族事蹟，這並不足異。由秘史最後一章看來，也不難了解它到幹歌時代的記載已失掉了民間文學的精神，這一部蒙古古典史詩已經被蒙古皇室利用作他們的「史鑑」之類了。幹歌自述他於成吉思死後增做了四件事，做錯了四件事。這不是很明白地說出來也是「訓敕辭命」嗎？民間口傳故事、詩歌、諺語反映了古代蒙古族人民的生活鬥爭，以及古代蒙古族的發展，這是有意義的，是積極的一面；但是當它成爲蒙古皇族的「實錄」一類的東西之後，便沒有生氣了。所以最後一章有關幹歌的記載，便不如前十一章的生動。這也好像中國的詩經，「頌」不如「風」的。雖然如此，但是作爲蒙古族的古代史籍來看，還是具有很大意義，這是不容否認的。歷來都把這本書作爲歷史著作，就是這種原因。

書中的詩句翻譯是很困難的，蒙古詩都是押頭韻，每一句的第一個字的頭一個字母是與前句的相同，這在翻譯時不可能照顧到這個格式。每一句又多是三言，甚至有二言的。這樣譯出來的句子也不宜過長，最好是短句，但譯者筆拙，也未能做到。這裏，主要的還在求其達意。

書中的人名、地名，除少數例外，凡是舊譯元朝秘史上有的，都一仍其舊。因爲那些譯名用得

① 參看本書一九六節。

很久，不應再改譯。但是舊譯名，歧異甚多，頗不一致。現在爲求得譯名統一，祇得選用一個。原書的人名、地名有的附有蒙古新文字，有的沒有。但這些人名、地名原是從漢文音譯本秘史轉譯過去的，現在仍用漢文音譯本的漢文譯名，對音還是較正確的，所以原書的人名、地名附有蒙古新文字的，一概刪掉。又，成吉思合罕的譯名，也是根據漢文音譯本，所以不用成吉思汗譯名。

關於部、族之分：部是 Akmar，族是 Obor。但有的明知爲族，如泰亦赤兀惕部和蒙古部同出一源，應當是一個族，可是因爲他強大起來，他們的族，實際包括了其他族的單位，所以也稱之爲部。

秘史歷來註釋者頗多，成爲專家的事情。此書的原編譯者在書中也有些註釋，現在譯者也就已之所知加了一些簡單的註釋，很不全面，附在每面之末，聊以作爲讀者的參考。

書文共有二八二節，這是西方研究秘史者的慣例，便於引證，名爲「學術分節」。此書原編譯者曾參考俄譯本，所以也標出來。原來的漢文音譯本是有這麼多的節，只是沒有號數。

最後，全書的譯文不妥當和錯誤的地方，還是不可避免的，我誠懇地希望得到同志們的指教！

一九五五、八、一五於蘭州

序 文

蒙古秘史寫於七百年前，流傳到現在是很珍貴的，那是蒙古的歷史、文學的紀念作品之一。在這本書裏，正確地反映出十三世紀時的蒙古社會狀況：那就是不可避免的按着歷史發展規律的要求，企望建立統一的國家，把當時初期封建社會的及前封建社會的原始割據的部落統一起來。可以看出：爲了建立統一的蒙古國家，而堅決鬥爭的光榮事蹟，特別是爲了祖國不惜一切犧牲而鬥爭的蒙古人的英勇品質，是值得稱讚的。

此書不但是蒙古歷史的重要著作，也是蒙古文學的紀念作品。因爲秘史是根據人民的口傳故事寫的，並且顯示了古代蒙古的語音、語法、修詞、詩歌和小說的範例。

秘史一書，外國學者，尤其是俄國學者早就開始了研究，而蘇聯的學者郭增研究了十五年，於一九四一年出版了秘史原文本[⊖]和俄文譯本研究一冊，又關於註釋研究兩冊，這應當是秘史研究最近獲得的極大成果。

蒙古革命以前，秘史僅有少數封建士大夫能夠讀到，廣大的人民與這輝煌鉅著是無緣接近的。

⊖ 就是漢文音譯本。

我們科學委員會在秘史寫作七百週年之際，爲了把它介紹給蒙古廣大人民閱讀，特以現代蒙古語譯印出來。我們科學委員會的研究員達木丁蘇隆以郭增院士出版的秘史原文本與俄譯本爲根據，自一九四一年起，把秘史的古蒙古文用現代的蒙古文學語言編譯出來，曾在科學報上首先發表了前幾章。現在達木丁蘇隆已經把秘史完全編譯出來。

七百年前寫作的這本書的句法，與現在的蒙古文大有區別，編譯雖然不易，但是達木丁蘇隆同志克服了這個困難，編譯的能够引起現代蒙古讀者的興趣了。

因此，我們科學委員會爲了把這本名著蒙古秘史介紹給廣大的讀者，把達木丁蘇隆同志這個譯本先行出版，將來爲適應蒙古秘史研究者的研究，再把此書原文的研究與註釋一同印行。

色·納查克道爾吉

導 言

人類的文化與書籍、創作有密切的關係。無論那一個民族的經濟和文化的發展都像生物的生長一樣，由幼小而壯大，以至開出藝術之花。每一個民族都有這樣初期的藝術之花——值得紀念的作品。

在俄國十世紀寫作的亦歌兒出征譚是有名的創作。格魯吉亞十二世紀的蕭塔·路斯特維利的著作虎皮的勇士是有名的詩篇。法國的羅蘭之歌是描寫查理大帝戰爭的史詩。希臘的伊利亞特、奧德賽是五六千年前的優秀史詩。

我們蒙古民族的早期歷史紀念作品，就是蒙古秘史一書。

秘史是可以與各民族古代藝術有名的紀念作品並駕齊驅的。

那還是在遠古的時代，蒙古人中間就有了用精鍊的諺語編寫歷史事件的聰明穎慧的人物。

秘史無作者人名，只在書末寫着：「大聚會，鼠兒年七月，寫畢於客魯漣河①的闊迭額阿刺勒地面的朶羅安孛勒答合和失勒斤扯克之間的行宮。」

這是一二四〇年的蒙古七月，到一九四〇年已經七百年了。

秘史的分卷不一，有的爲十五卷，有的爲十二卷，清光緒時——一九〇八年，中國葉德輝刻本

① 客魯漣河，即今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克魯倫河。

之元朝秘史原本本爲十二卷^①。這是正式的分卷，首集十卷，續集二卷。此續集二卷是記載斡歌歹時代的事蹟，其他十卷正編是記載蒙古民族起源，以迄成吉思合罕的逝世爲止^②。分章如下：

- 一、帖木真的先世及其幼年時代
- 二、成吉思的壯年
- 三、篋兒乞惕部的消滅和帖木真的被尊稱爲成吉思合罕
- 四、和札木合及泰亦赤兀惕部的鬥爭
- 五、塔塔兒部的消滅及與王罕的破裂
- 六、客列亦惕部部衆的消滅
- 七、王罕的滅亡
- 八、古出魯克罕的逃亡及札木合的被殲
- 九、護衛軍的建立
- 十、征服畏兀兒及林木中百姓
- 十一、出征金國、西夏、突厥、巴黑塔惕和斡魯速惕
- 十二、成吉思合罕之死及斡歌歹的即罕位

① 即漢文音譯本。

② 應該說續集二卷是記載斡歌歹事蹟的，而成吉思合罕逝世也是記載在續集二卷上的。

從這樣的分章看起來，好像是成吉思合罕時代的歷史，但實際上不是那樣。那是根據人民的口傳故事，以及那時的民歌、格言、詩篇而來的。在每一章上都有二三十首詩，每一個人的講話及對話大致都是詩句。這書顯示出古代蒙文的語音、語法、修詞、詩歌和小說的典範。

秘史是十三世紀大蒙古國興起時真實記載蒙古國事的唯一無二的歷史鉅著。此書對於蒙古國內的大事是盡量的記載了，可是對於蒙古軍征伐外國的記載並不多。但關於蒙古軍西征，那時伊兒汗國大臣和學者拉施特哀丁所著的蒙古史可給予補充。拉施特哀丁的蒙古史是在十四世紀和蒙古丞相及其他幾個蒙古人共同利用蒙古伊兒汗國的金匱石室所藏的許多蒙文書籍寫出來的。至於和蒙、漢有關的歷史事件，在秘史裏雖然簡略，但是由於中國史學家的豐富記述，可以補其不足。元朝亡後，中國明朝所修的蒙古史，所謂元史是一部大著，此外還有其他多種漢文的蒙古史書。

秘史是蒙古人在蒙古地方寫的，所以比外國史學家的著作更加詳晰，比它們更突出、更重要。秘史一書，蘇聯學者伍拉基米爾索夫在蒙古社會制度史第六頁上寫道：

「如果可以說在中世紀沒有一個民族像蒙古那樣吸引史學家們的注意，那末也應該記着任何一個游牧民族沒有保留下像秘史一書那樣具體表現了真正生活的紀念作品。」

這書除爲蒙古史唯一無二的鉅著之外，並且也是顯示蒙古人民聰明才能的輝煌的文藝作品。把秘史看成爲十三世紀僅有的一本名著是不可以的。舉例說：泥沼裏不能生長喬松，喬松必須於森林中和許多高大的松樹排比而生。像那些高大的松樹似的，秘史就是這樣的著作，那是古代許多的優秀

作品中之一。如果問那麼其他許多作品那裏去了？散失了，被歷史的浪潮沖跑了。可以這樣答覆的。由於我們游牧的蒙古人沒有收藏東西的房子和器具，又經過多次的戰爭，所以書籍容易散失。雖然蒙古人民有史時期所完成的文學成就很多是散失了，但是古代的秘史、格斯爾、正噶爾這三部著作是留給我們的文化遺產。

秘史與正噶爾、格斯爾三書可以稱作蒙古人民古代著作的三個高峯，在這裏完全表現出古代蒙古人民的生活與思想。

在西蒙古創作出來的正噶爾，這本十章的故事中明顯的表現出人民希望幸福生活的思想；格斯爾表現出反抗壓迫階級的王公、喇嘛的人民思想。

在秘史上，明顯的表現出：反對不斷進行內戰的氏族的和封建割據的小部落；企圖建立統一的國家的願望。由氏族社會進入封建社會和由原始封建制度進到統一的國家，從歷史發展的規律來說，是前進了一步。

在秘史上除對於成吉思合罕的建立統一的國家及統一蒙古民族的事業盛加贊揚外，對於成吉思合罕的殘暴方面也不隱瞞。是把那時的一切情況明白的寫出來呈現於我們的眼前。

那時蒙古沒有統一的國家，許多小貴族酋長領導各個部落、牧地時常互相爭戰，互相殺戮，互相搶掠，成爲風氣。

秘史中寫着當時的蒙古情況說：